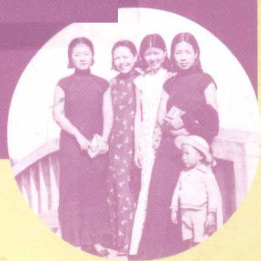


人与岁月



家在云南之南

熊景明 著



忆双亲，
记往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

K828.5=76

人与岁月

家在云之南

忆双亲，记往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熊景明著.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10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07920-9

I .家… II .熊… III .熊景明—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6945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9 千字 开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2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7920-9

定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序：在边城历史中穿行

林 达

一个人写自己的回忆，孤立的人生跌宕，很可能只是一个偶然；可是，个人境遇的总和，就必是鲜活的社会历史本身，这是民间历史的魅力所在。我曾经想过，应该在哪一天，约几个相识的人，约好一起写出回忆，同时记录各自周围一圈生态，这样一个小小集合，就不再是个人史，而是一个社会单元、一个社会团粒结构，就有历史记录的价值了。

我只是想想而已，而在古老昆明，一些不同年龄段、有着相互关联的人，并没有相约，却出于本能的历史感，真的出现了不约而同的个人记录。

这是我再次阅读景明回忆，准备写序的时候，忽然意识到的。断断续续在几年里，我为几本围绕昆明的回忆录写了序言和书评，有黄湛回忆录《永远的北大荒》，有胡伯威回忆《儿时民国》（续集《青春·北大》），还有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而他们都和一个人有联系，就是景明。他们是景明的干爹、表哥和老师。我也陆续看到一些回忆，有流亡至昆明的范小梵写的《风雨流亡路》，她丈夫朱锡侯自法国归来居昆明三十五年，留下书稿《昨夜星辰昨夜风》，他们和景明前辈有着共同世交，也就隐隐牵到一起。

卓琳去世，我看着范小梵的女儿给景明信中唏嘘：“他们这一代人走

得差不多了。”卓琳于她，是妈妈的好友。我问起来，景明对我解释：卓琳是“云南宜威火腿老板的千金，是我三姨妈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她家不在昆明，住校，星期天就和我三姨妈一道回家。”

这些，她没有写进书里。景明父亲年轻时光，一个高大的国民党军官王兆仁，带女友来昆明，向朋友们介绍说她叫蓝苹，不知为什么，景明的父亲似乎对她印象不好，当然，这只是一个生活小插曲。

我一直记得景明说起过的故事，那年她带外国专家回云南作乡村考察，来到聂耳纪念馆，有个介绍影片，放了一英俊青年，解说词说，“这是聂耳”。景明不由大笑：“这是我爸爸的照片啊！”影片又放出一美丽女子，解说词是：“这是聂耳的女友”。景明更是大笑：“这是我妈妈！”这位云南音乐家曾是和景明父母玩在一起的好友，博物馆不认故人，在一堆照片里捡了英俊青年最秀美女子摄入影片，恰是景明的父亲母亲。时局动荡，朋友四散，聂耳早逝，卓琳、蓝苹分别去了延安。1949年，卓琳没有回乡，她在延安嫁了外乡人，丈夫号召北方城市青年“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因而赴卓琳家乡，彻底改变了她少女时代好友们的命运。

一大批外乡人因此落户昆明。在走向大西南的军人中，有吴祖光十九岁的妹妹吴萸和她后来的丈夫孔凡庸。他们于1949年10月2日离开南京，1950年2月抵达昆明，从此也成新昆明人。景明随爸爸、干爹、老师及乡亲们，迎来从天而降的队伍，也迎来千年淳厚古昆明的大变革。可是，读今天吴萸写下的《22年的劫难》，又发现这支天兵队伍，亦不乏被碾入社会巨变轮下的牺牲。蓝苹也在延安成婚，她后来参与了丈夫发起的文化革命。当初一起在昆明旅馆听蓝苹唱抗日歌曲的朋友，谁也没有想到，因为这次小小聚会，几十年后，景明父亲对蓝苹的一点私下议论，竟然差点要了他和景明六姨爹的性命。



这些记录原本孤立独存，却因他们之间那点纤弱的社会联系，陆陆续续，一本本放在一起，眼前忽然展现社会一角的历史拼图，作者、书中人物、牵连到的周遭，已是横向关联延伸的一片社会断层。当年边城不大，景明父亲出生时，昆明只有七万人。而这个角落，又是中国大图景的缩影。当一个历史网络蓦然最后连通，令人感觉惊异。

我把景明这本书看作这个结构的中心。不但因为她的存在，使得这些回忆得到一个连接，也因这一圈记录各有其阶段局限：记录者或是出生此地却又别离，昆明记叙与随之中断；或是自外乡转来，文化基因终有异趣。景明的回忆不同，从清末的家族追溯，到她自己的青年时代，叙事根基始终深深扎在同一片土地中，是边城文化一个近现代核心。

大一统中国下，不论辛亥开始的各类革命，还是战祸、动荡、离乱，都不可阻挡地一路蔓延，一直覆盖到最边远省份。景明回忆录中的父系始于任丽江知府的曾祖父，祖父家中还召开了云南的中共“一大”，两代人孜孜求学，从省内省外到英美德法，有十六人之多，“教育所费，几近破产”。母系始于祖外公（母亲的外公）参与百日维新被慈禧赶回云南，外公一代虽是大户人家，却立规不用佣人。到母亲一代加十个舅舅姨妈，就牵扯出众多家庭命运，其政治倾向有国有共。自古以来，不论天灾人祸朝代更替，在此边地，各路人马各派信仰，终有舒展活跃的空间，活力来自社会的色彩斑斓，近代又添加自西方引入的现代科学与宪政学说。景明父母一代正是呼有着西风东渐的新鲜空气成长起来。直至1949年，变革属史无前例，真正做到使天下归于一色。如此巨变，过程必要用超常强力，社会再造就是个人重塑历程，刚性个体脆裂消失，幸存者则必须为幸存而改换生存方式。长达几十年，“个人自由”四个字，成为脚下不得触摸的地雷，因为“个人自由”事关丰富多彩。

家族传承是连接历史的最后机会，某些家庭孩子可能承继“危险基

困”。于是，景明投考大学那年，发现很多和自己一样的少年人因家庭而不得升学。景明侥幸在第二年遇到偶然政策松动，虽成绩优异仍不准进北大，但至少进入大学校门。许许多多少年，却永远被排斥在教育之外。走进学校，敏感的景明很快发现，高等学府早已经被釜底抽薪。先是学业可任意中断，派去“四清”，之后接上“文革”，景明成为斗争的众矢之的，只因成绩优秀。同时，范小梵读初中的小女儿被同学打伤脊椎；刘德伟平静回忆自己被迫吞下一堆铁钉，只因是优秀教师；刘德伟也记录同校一个险些被打死的初中学生，只因其父亲是国民党军官的司机。我对景明提起这些，才知道也有人对她动粗，这些情节她不会写进书中，我也没敢追问。然后，景明和同学进入农场由军人管理。后面的工作分配，无关所学专业，无关个人兴趣，没有选择余地。这是景明一代人，向往自由，再次成为集合起一群好友的理由。

读过这本书的朋友，无不对景明超常的记忆力观察力留下深刻印象，跨越时代折断的裂缝，她似乎只是不经意间，给两个时代做出细节的描绘对比。在我眼中，景明的特别，更来自始终有一豆自由之火的内心。自由之于父亲是迷恋科学技术拓展的天空，是学识服务民众的虔诚，是等同于生命的诚实和无拘束的心灵。他为滇缅公路、昆明供水贡献了自己毕生的聪明才智，在关押中他宁可置自己于死亡威胁下，也定要实话实说。晚年，他坚持买一辆摩托，他要在风驰电掣中，实实在在回味曾经有过的青春自由。景明母亲长期病卧在床，却以精神托起一家人，幽默和关爱自然天成，自由于她，就是维护私人空间不受强力逾界的坚持，她就是温暖、就是家，就是亲情友情的守护神。景明承继父母，承继的是父母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和坚守，这是以常识常情构筑的文明本身。

个人境遇融入时代背景，又写出大时代中普通人短短一生的生命辉煌，文字一定要好看，这些恰是景明的擅长。她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有



很深的学术功力，却向无学究气。她以独特的个人视野，最大限度地展示了自己亲历的边地社会演变，读来却好像只是在穿过行云流水、细数柴米油盐。家传的幽默天赋，更是别人要学也学不来的。景明更以平常故事在传达常识：个人自由无涉政治。所谓正常社会，只是以最大限度保障个人自由。社会文明进程，只是以法律逐渐限定个人自由不损害他人自由。强势入侵个人空间，社会必然反弹要求回归自然，这是人为制造的冲突在强推政治。一个超政治化的社会必定是异化的社会，唯有向常态社会复原，张力才会随之消失，这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共同天性使然。

对许多人来说，景明是一个谜。几十年里，不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是汉学家，多半是她的好朋友，她是大家眼中推动中国研究不可缺少的助动力。不论做什么，她似乎只是信手拈来，轻松成就，一切只是自然历程。后来我渐渐明白，她也有难处，只是她习惯把难处单独留在自己身后。第一次遇到景明，我很惊讶，当时她已在香港生活二十年，还没有过一次出国观光，所有假期，她都回到中国农村，在那里扶贫。

后来我读景明回忆，就感觉这一切都很自然。她只是承继父母，继续走下去。对于景明，父母从未离去，他们就在天上，为她点亮星斗，护佑她前行。

目 录

第一章 母亲和我	1
母亲入我梦	1
母亲的娘家	3
为人妻母	8
傻丫头	13
外婆家	18
病人的孩子早当家	27
妇道人家	34
替母亲“扳本”	41
忧患岁月	44
第二章 父亲的一生	50
数典忘祖	50
不肖长孙	54
大家庭里的国共两党	57
边城青年	60

修建滇缅公路	64
成家	67
一家之主	70
父亲的宝盒	77
解放	80
立业	85
限制、利用、改造	88
总工程师	93
“文革”	96
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104
第三章 童年记忆	108
韵律童年	108
去去去，去上学	113
刘壁老师	117
祖国的花朵	120
来来来，来游戏	123
第四章 亲戚	131
属羊的二姑姑	131
小巷里的中医	140
满园的菊花谢了	149
第五章 军垦农场的大学生	160
从历史的裂痕上出发	160
山雨欲来风满楼	162

“文革”序曲 …… 166

首都红卫兵驾到 …… 168

同一目标下势不两立 …… 170

小三家安寨扎营 …… 175

早请示晚汇报 …… 181

劳动中改造 …… 183

七个军官和一百五十五个大学生 …… 186

连队“文革” …… 190

爱情故事 …… 192

政治挂帅 …… 199

家事 …… 206

分配 …… 208

第六章 那年在澄江中学 ————— 211

美丽的西龙潭 …… 211

建校、种地 …… 215

同事、学生 …… 217

政治，政治 …… 220

山高皇帝远 …… 222

无心插柳 …… 225

绿冲印象 …… 228

想家 …… 232

书信 …… 236

爱情观 …… 239

一纸调令 …… 242

第七章 回乡记	244
1987, 再见昆明	244
2003, 返乡下	250
2004, 云南红	258
2006, 丽江人家	269
后 记	275

第一章 母亲和我

母亲入我梦

曾打算将有意思的梦境写下，一年半中只记了三个梦。一个和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有关，另外两个都是追随我半生的，哀恸亡母的。

1996年11月9日

似醒非醒的半夜、清晨。梦境依依，往事，故人，尽是一些牵挂，似乎在嘲笑自以为洒脱的人生。昨夜梦见女儿寄来两幅照片。一群飞鸟，掠过灰蓝的天空；另一幅是仰卧在草地熟睡的女孩，是她的同学，等她去办墨西哥签证等得太久，瞌睡了。我笑起来，醒了。想着女儿办签证的真实故事，又笑着睡着了。

1996年11月3日

梦中摊开双臂抱着久病的妈妈走在田野小路上，带她前往住在路端的八姨家。风景清晰得不像是梦。路的右边展开窄长的一条农田，其后是蓝色的一带水，再望过去可见山峰、白云、蓝天，恰似从雅典居看出去的景致，只是全与小路平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爸爸跟在后面，我们尽情呼

吸清新空气，一路赞叹自然之美。

我心中后悔。妈妈在床上躺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早些抱她出来？我对她说：“你现在身子很轻，我抱你一点也不吃力，我要多多抱你出来。”这时我看着脚下并不平坦的田埂，开始担心千万不能踩滑了，跌倒摔了妈妈可不得了。又想不如背她，也省些力。但背她会压迫她的心脏，还是抱着好。

走了很久很久，我很累，好像就快到八姨家了，突然感到妈妈抽动了一下，心里明白她的生命已离开了她。此时我好像是背着她，看不到她的脸，唤爸爸过来瞧。爸爸说：“你妈睡着了。”“是吗？”我多希望她真的只是睡过去了。我握住她垂落的手，觉得越来越冰冷。我一方面感到宽慰，因为她临去世前心境非常好，但是她走了。我痛哭，接着就醒了。

1997年10月10日（重阳节次日）

开初是在西方人的世界。我站在一间大礼堂外，透过玻璃墙看到里面长凳上坐满中年人，伴随音乐做出优雅的动作，台上有人指挥。多好的主意！我于是走进去加入游戏。主持人挑选“听众”去通过某种选拔测试。我第一个被挑中，跟随他走进一间房内。里面坐着许多评审员。主持人说“Nothing”，要我当场作歌并表演。于是我开口唱“No desk, no……no ham, nothing”。后来人散了，众人拥到街上。此刻环境已变，周围都是中国人，好像是昆明。看见不少亲戚，我急急忙忙赶去与家人会合，他们都在另一处看演出，刚散场。妈妈也在，坐在家中那张藤椅上。我和景和弟于是抬着她回家。家搬了，我还从来未去过。抬着妈妈走了很久，经过一些奇奇怪怪、阴森灰暗的建筑，还路过一处岳飞庙，又沿着铁路路轨前行。枕木距离很宽，十分难走。我问景和房子贴近火车路会不会很吵，他说火车经过时才吵。正说着，一列火车驶过，声音还可以接受。妈妈似乎睡着了，一言

不发。终于到家了，有几级石阶，景和抬前，我在后。我说了句什么话，景和响应说妈妈听不到，因为妈妈已经死了，手脚早就凉了。我一摸，真的！我隔椅背抱着妈妈，一边哭一边大叫：“妈妈！妈妈！”于是就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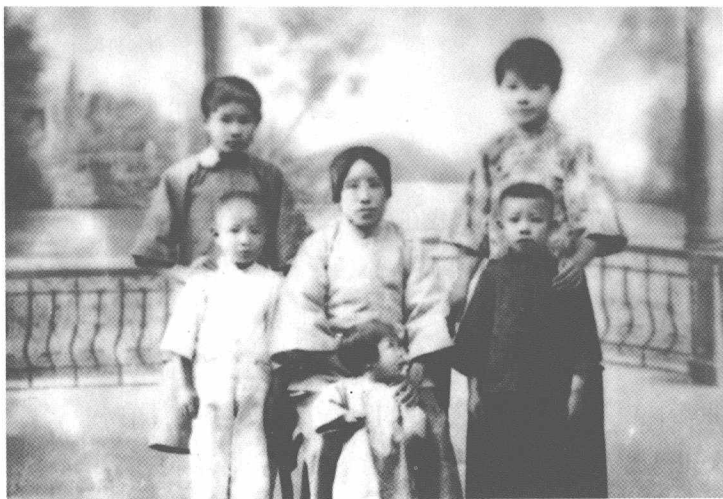
1973年母亲去世后，便想作文以悼亡母。每提笔，悲从中来，泪水先笔墨而下。而今女儿已成人，我的生命仿佛多了一个支点，给我勇气，踏入昔日的温情与苦悲。

母亲1914年出生，二十一岁结婚，育有三子一女。她小时候曾染白喉，几乎丧命，虽复原，心脏受损，四十二岁时便卧病不起，一躺十八载。母亲就像她那个时代无数的贤妻良母，一生毫无保留，心甘情愿地为家庭奉献自己；在永远温良、谦和、美丽的外表下，有着惊人的顽强意志；恪守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又能宽容地接受别人，有如罗曼·罗兰笔下一位平凡的妇人：“能够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恬静的、令人舒慰的气氛，活泼的生命。”

母亲的娘家

外公苏滌新于光绪癸未（1883）年出生在云南贫困山区普洱县一个四世相传的银匠之家。年仅岁半，父歿，母亲守节独自将他抚养成人。九岁入读私塾，后得益书法清秀，代缮公私文书，添充家用，昼夜攻读五经唐诗古文，皆能背诵。十八岁应县童子试，考八股文共十余场，每次均列前五名。后步行数日到景东县应学院岁科，列第一名。二十岁从故乡哀牢山步行到昆明，考入五华山高等学堂，后获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师范。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改别号“羊牧”，取苏武牧羊持汉节之意。

他在1942年《六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母亲及姐妹和外婆合影。

我生忧患多，饱经在心目，年幼尚无知，先父即不禄。失怙成孤儿，惟恃母抚育。

世业失其传，无米难炊粥。孤寡动人怜，善后有外族。年长及学龄，就傅入私塾。

出口能成章，读书记诵熟。习字工楷法，佣书识吏牍。辛丑应童试，名列前茅数。

赴景游泮归，功名始基树。书院改学堂，入堂居廊庑。新旧学初窥，报国以身许。

癸卯应乡试，字奇不见取。就读五华山，明师良友聚。学习中西文，成绩月可睹。

考选送东洋，留学居江户。一朝思想变，欲复汉家土。投入同盟会，持节继苏武。

乙酉初毕业，调回春申浦。不应清廷试，返滇作书贾。执教五华山，当年旧学府。

教与学相长，讲习至夜午。匈奴尚未灭，家庭不暇组，作客久独身，中馈需人主。

相约迎新妇，婚礼自作古。同时得贤良，感情